

## 吳京談去職風波 開放採認大陸學歷是持續的政策

【文 / 楊蕙菁】

### 前言

前教育部長吳京卸職已一年半，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吳京口述、本報記者楊蕙菁撰寫的「吳京教改心」一書，今天將舉行新書發表會，說明吳京廿個月教育部長任內的教改歷程。其中，有吳京對大陸學歷採認政策爭議的詳細說明；向國民大會爭取恢復教科文預算保障下限的經過，及不為人知的內幕；對各項教改方案推動與思考的過程。

吳京離開教育部後，至今仍有不少民眾好奇他去職的原因，也對他婉拒接任政務委員深表遺憾。對此，吳京在書中有所闡釋，同時也對行政院指他「沒有團隊精神」的說詞，表達不同的看法。

吳京任教育部長期間，掀起教改風潮，目前他返回成大任教，推動成立國家水資源研究中心、公共事務研究中心，希望集合各校教授的智慧，為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把脈。

本報經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授權，轉載「吳京教改心」一書「開放採認大陸學歷是項持續的政策」一文，以饗讀者。

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九日，我揮別工作二十個月的教育部。直到現在，我仍自豪在這段時間維護了社會正義，為沈默的大多數人（silentmajority）做了事。

我究竟為何事去職，至今在許多人心中仍是個疑問，但從八十六年底經過媒體大幅報導大陸學歷認證的爭議之後，相信不少人會將結果歸因於此。

的確，那或許是個導火線。

### 從頭說起

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日，時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的蔡壁煌首先對外表示，教育部驟然開放採認大陸七十三所大學學歷，決策過程太草率，台灣赴大陸求學的學生可能會被中共「統戰」。聽到這項批評，我人正在基隆海洋大學，一群電視台記者跑來問我的看法，那時我心中只有一個感覺：「開倒車。」由於這項政策已經歷完備的行政程序，所以我回答：「沒有指示，政策不改。」

那天下午，教育部還有一位中央文教記者打行動電話給我，說此事與我的職務有關，建議我把接下來到林口國立體育學院的行程取消，不過我還是依約前往，回來再向記者把事情說明白。

第二天，蔡壁煌接著批評我的行事風格和行政院長蕭萬長不同。在那兩個月前後已發生教育部體育司和體委會的事權之爭、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停止補助台大史丹福中心、我被考試院銓敘部「點名」有雙重國籍疑慮等事，如今似乎又引起軒然大波，其間傳出我將被撤換或轉任行政院國科會主委。

兩岸交流是必然的事。我在擔任成大校長時曾舉辦過一次兩岸大學校長會議，會中我們簽署了一項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當時我們把這份協議書呈送給李登

輝總統，李總統還親自來成大接受。一年多後，外界竟對大陸學歷採認有所批評，顯見是「開倒車」。

真的不是我的點子

雖然大家都叫我「點子王」（我其實不太喜歡這個外號），但是開放採認大陸學歷，真的不是我的點子。這件案子歷經了毛高文、郭為藩兩任教育部長和我，以及五任陸委會主委（其中包括黃昆輝和蕭萬長），到我手上的時候實在已經拖了太久了，況且還是教育部呈報行政院核准後，依法行政而已。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於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十八日修正公布實施，教育部必須依據這項法令訂定「大陸地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八十二年二月起至八十三年六月間，教育部草擬的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接連三次送到陸委會委員會議討論，直到八十五年九月，委員會議才原則通過這項草案。次月月底，當時的教育部政務次長楊朝祥（現任教育部長）率團赴大陸考察當地文教業務和幾所知名的大學，這是國內政務官赴大陸的首例（至今也是唯一的一次），團員包括陸委會文教處長呂木琳（現任教育部主祕）。

經過文教訪問團實地考察後，隔年六月二十七日，教育部將研議完成的檢覈及採認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備，行政院轉陸委會第七十八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行政院則於十月十四日准予修正核定，十月二十二日我在教育部部務會議中宣布這項辦法以及所採認的大陸七十三所大學院校名單，教育部將在進一步就各校應可認證的系所做確認，擇期公布這些大學被採認的系所名單，十月二十九日出版的《行政院公報》也公告了這項大陸地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

開放採認大陸學歷的政策，是教育部和陸委會共同依行政程序自然而然地走到此，其間，沒有我的「創意」；相較於教育部其他政策，開放採認大陸學歷一事的進度也算是最慢的。

完全符合行政程序

當初教育部大陸工作小組一開始呈報給我的採認校數名單，總共超過一百所，同仁告訴我，這是大陸工作小組和陸委會共同協調出來的結果。那時我認為校數太多，退回去要求再精簡一些，對此，我並沒有設限，只希望他們做出最好的研究成果。之後，我批准了大陸工作小組再次提出的七十三校名單，同仁表示這是精簡得不能再精簡，所以看起來是很奇怪的數目（不是一個整數），後來也經過行政院批示才公布。

當爭議發生之際，陸委會隨即指稱他們認為二十九所才是適當的採認範圍，當時我問了教育部承辦的相關同仁，他們說每一次開會都有陸委會的代表參與，陸委會的說詞只是想推卸責任。整個爭議暫告落幕以後，我才體認到「校數」根本不是重點，反對的就是這件事。

大陸學歷政策的成形，主要是考量有愈來愈多的台商在大陸面臨子女的教育問題，他們的孩子如果因為父母到大陸工作，學業被迫中斷或無法銜接，甚至有的家庭因此必須親子分隔兩地，這的確太不人道，從教育的觀點，也會影響孩子的成長和發展。另外，還有少數來台的「反共義士」，因為謀職也必須取得學

歷證明。

楊政次自大陸返台以後，當時教育部常務次長李建興也去過一次大陸，陸委會都有官員隨行。在兩次赴大陸的經驗中，我並沒有聽到任何反對的意見。

爭議發生後，行政院長蕭萬長要求教育部日後有關大陸的事務，都應該由行政院再轉交陸委會審議，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陸委會是行政院大陸政策的參謀本部」。然而，令我不解的是，陸委會每次都有代表與會，有反對的意見就應該在開會時提出來，加上在行政院批准這項辦法時，同樣也要請陸委會表示意見，所以，行政程序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為什麼要膽怯？

我到教育部不久，曾提出一項政策，即歡迎大陸研究所學生來台灣進行短期交流，蒐集學術研究的資料，但這項政策一直到我離開教育部仍未實現，原因很簡單：大陸怕我們，不放他們的研究生來。

我任成大校長時，有一次邀請大陸二十多所大學校長來台進行交流訪問，開會之餘也請他們參觀名勝。那時我就向幾位校長提出交換教授、學生的構想，當時我的想法是，大陸有不少學者都到美國工作，如果我能吸引他們來成大，不僅是對成大，對國內的學術發展都有助益，而以台灣支付給教授的待遇和生活條件來說，不但與美國相當，他們還可以就近回家過年。但我得到的回應卻是：「吳校長，你這樣一做，會把我們最優秀的人才都吸引過來。」

有人批評我，也一直追問我，開放採認大陸學歷有讓台灣學生被中共「統戰」的疑慮。這種想法是很天真的。在回國服務前，我因為學術研究的緣故曾進出大陸多次，先後停留的時間也算長，在政府官員中可能沒有人比我更了解大陸的學術界。據我的了解，大陸的大學有些課根本不讓外國人和台灣人選修，因為他們怕外來的人影響他們的思想教育。

前蘇聯政府害怕美國人民來訪，就是擔心美國民主制度會對前蘇聯人造成影響；面對大陸，我們常常引以自豪的法寶不就是民主制度嗎？我們有很好的體制，而民主制度已讓前蘇聯瓦解、讓柏林圍牆倒下，我們為什麼要膽怯？何必庸人自擾？我們應該坦坦蕩蕩地走出去，不要畏首畏尾。我們不是也常說，民主自由制度是真金不怕火煉，我們不是也常說要從正面引導大陸改變嗎？

促進一個國家的改革或發展，這股力量一定是從大學裡產生，因為大學有領導社會進步的作用，這也是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大陸時選擇在北京大學演講的原因，大陸如果要趕上我們或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建立自由思想、民主體制，就必須從大學開始。同樣地，台灣如果要持續居於領先地位，不從大學引導他們，是不合道理的。

況且，大陸地區學歷採認檢覈辦法和公告採認學校名單，是教育部和陸委會近六年合作研議的結果。在大陸地區一千零三十二校中，我們從嚴審核，選擇七十三所「好學校」作為首批採認名單，這個奇怪的數字不是一個整數，正顯示我們已經「精簡得不能再精簡」，和大陸自己認定有一半以上「好學校」的認知差距是滿大的，聽說，大陸官方當時還相當訝異地說：「台灣怎麼這麼強勢？」

這些都可以證明大陸怕我們，我們為什麼要膽怯？

強勢出擊，弱勢收尾

大陸一千零三十二所大學校院中，我們只承認七十三所學校，占他們大學總數的十四分之一，這個比率若換作是大陸承認台灣大學校數的比率，台灣可能只有三、四所學校被承認，台灣的大學能服氣嗎？再以美國來說，除了極少數的學校外，獲教育部採認的學校超過五千所，大陸的七十三校已是刪得不能再刪的數目，這兩個數字相較，彷彿天壤之別；美國人口是台灣的十倍，大陸則有台灣的六十倍之多，從這個比率觀察，開放採認七十三校確實符合「戒急用忍」政策。

教育部精挑細選的七十三校都是訓練大陸未來領導人的頂尖學校，台灣學生在那裡接受高等教育，不是件壞事。如果我們不選擇大陸一些好的學校讓台灣學生有所取捨，台灣學生就會去念大陸一千零三十二所學校，因為他們根本不在乎政府是否承認這些學歷，而教育部也只能一再辦理檢覈甄試，不分好壞，等於承認大陸所有的學校學歷，這樣開放的幅度其實比七十三校更大。

作為一位政務官，對政策必須有理念，基於這些因素，儘管外界爭議不休，我始終堅持「沒有指示，政策不改」。實際上，高層從來不曾給過我任何改變政策的指示。

在那段紛紛擾擾的日子裡，監察院教育委員會一天到教育部做年度例行巡查，當時來的監委也曾就這項爭議提出疑問。他們問我，為什麼陸委會提的校數只有二十九所，教育部卻公告採認七十三校？事實上，二十九校是爭議發生後才被提出來，而當時反對這件事的人，反對「數字」的聲音不多，由此可見，反對的人是因為反對與大陸接觸，如果真要爭執下去，就算是只採認二十九所，他們仍然會反對到底。

經過我們的解釋，監委們對這項政策也沒有表示反對，倒是我離開教育部之後，這些監委的態度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在林清江接任部長後指示暫緩。

我認為，我們的兩岸政策多半只是「虛張聲勢」，一再以言語挑釁來表現我們對大陸的「強勢」，卻不曾以事實證明。教育部公布這份名單時，大陸體認了我們的強勢，結果卻落得一個難看、弱勢的收尾。

體驗政治黑暗面

雖然不少人認為，開放採認大陸學歷政策是導致我下台的主要原因，但我想是我做的事讓很多人「抱怨」，這件事剛好給了這些人一個「靶子」。

事實上，大陸學歷政策爭議開始之後，有一晚我和李總統一起在國家音樂廳聽一場音樂會，當時我就向總統報告事件緣由，總統並沒有說什麼；隨後，我還陪同總統出席多項場合。其間，總統府侍衛長曾轉告我說總統要見我，但我因已排定赴馬祖的行程無法取消，侍衛長回報後表示，總統會把要傳達給我的指示透過祕書長黃昆輝告訴我，只是，黃祕書長始終不曾指示我什麼。

至於銓敘部點名我有雙重國籍疑慮、行政院指我「不假外出」等事，都是一些

政治問題，我的美國國籍早在我回成大時就已放棄，不假外出更是莫須有的說詞。

對於這些事，我只遺憾外界常常講政治圈有黑暗的一面，這種說法不幸都在那段時間出現，這一連串的事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逼我下台。

**【1999-09-06/聯合報/8 版/社會傳真】**